

# 农家孩子爱劳动

□郑乃谦

“过去生长在农村的孩子，劳动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从儿童到少年再到青年，劳动伴随着我的成长，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劳动情景，仍饶有趣味。”

生在乡下，长在农村，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。乡亲们勤劳、纯朴的形象，给我们农家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我们爱劳动者，也爱劳动，拾粪、拾麦、割猪草……劳动的快乐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

“种地不上粪，等于瞎胡混。”这句话在农村妇孺皆知。因而农家人对拾粪很重视，不光勤垫牲口圈，还到路上拾牲口粪。我家住村边，周边有几个饲养场，拾粪很方便。

小时候，我手挎一个箩筐去拾粪，嫌拿铁锨不方便，干脆就下手抓或双手捧，傻乎乎的，也不知道脏。有次见到路边麦田里的马粪也捡到箩筐里，大人们看到我勤快中的幼稚无知，禁不住笑了。我常和同龄的农家叔叔结伴去拾粪，在路上遇到一溜马粪，便你一半我一半来个平分，拾满箩筐后倒在路边继续向前拾。劳作间隙，我与小伙伴们在河滩大石头上玩斗地主的游戏。少年的心中，经常是快乐的，残疾并未给我的心灵投下什么阴影。乡亲们夸我是个勤快的孩子，听到大人夸奖，心里甜滋滋的。

长大一点后，我就肩挑着两个箩筐去拾粪。集体的马车到山坡上跑副业拉白矸、拉矿石，星期天我就和伙伴顺着山路到远处拾粪。路边的牛粪散布在草丛中，大都干了，用手一掀，随即放入筐中。有时竟跑到离家几公里远的高坡上，登高远眺，看到远处的景象，十分新鲜，满载而归的神气劲便驱散了疲劳。

在我十来岁时，父亲每到农闲时便和生产队的其他社员到西焦坡为队里采料石。我星期天到那儿去拾粪，父亲回来时顺便为我挑担。我时常追问这一担粪值几个工分，并因为自己的劳动有价值而感到欣慰。

当时学校功课抓得不紧，放学完成简单的家庭作业后，我不是去割猪草，就是去拾粪。父亲嫌铁锨不方便，后来就专门为我买了一把竹粪杈，使用久了会被疙疙瘩瘩的石头路磨坏，然后再买一把新的。母亲也特别喜欢积肥，经常带我到麦场找些烂麦秸之类的东西垫猪圈。

爱的鞭炮，十分开心。

儿时有许多歌曲都是赞美劳动生活的，如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《姐妹们喜晒战备粮》，这些快乐的歌声时常伴随着人们的劳作回荡在田间。

春天的田野里留下了小伙伴们矫健的身影，留下了童年的快乐，也留下了抹不去的难忘回忆。

公斤。无论捆麦子还是用扁担挑麦子，都得有功夫。弯腰割麦特别累，而且骄阳似火。

那时，每逢麦收或秋收时都要放农忙假，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拾麦子。头顶骄阳，脚踩麦茬，脸都被晒得红红的。渴了能喝点糖水，就算一种享受了。调皮的伙伴们休息时也不安生，纷纷攀上田边的大柿树，用衣服裹住头部玩游戏。稍大一点后，我们就开始跟着大人学割麦。

打场趁天晴，麦子晒焦后牲口拉着石碾碾压，翻场、挑场一个劲地不停，青壮年劳力顶得住，青少年就得咬牙坚持。打场遇到雷阵雨，抓得就更紧了，喘气的工夫都没有。打麦场上的活儿一项连一项，赶得很紧。麦子碾了两遍后挑起麦秸秆，然后把麦秆、麦糠拢成大堆。这时人已经累了，接下来的活就是扬场。扬场离不开风，这活很有窍门，大人们会手把手地示范给我们看。麦糠随风飘到远处，麦籽落成一堆。看到劳动果实，多少会减轻一些劳累的感觉。

集体化时期，家家户户都要养猪，猪圈或在院内，或在街边，养猪一来可以积肥换工分，二来可以卖钱。秋收之后种进小麦，到山外的百间房或者待王集市上买一只猪崽（俗称逮猪娃）开始喂养，养到第二年农历腊月出栏，卖的钱正好可筹办年货。那时喂猪没有什么饲料，主要是剩饭、泔水，另加猪草。割猪草这活适合儿童干。下午放学后或者星期天，挎上箩筐，带上镰刀，或者提着竹篮、带上铲子，有时跟随大人，有时独自一人，到村边的田间地头割猪草。从春季到秋天，都有各种时令野菜。有时候是小伙伴们结伴而行，一边玩游戏，一边割猪草。满载而归后受到大人的夸奖，快乐洋溢在心间。“闺女们要花，儿要炮”，卖了猪，领到父母发的钱，春节前买到自己心

拾粪、割猪草是自发的个体劳动。生产队规定，儿童到了7周岁就可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每天记4个工分，20个工分算一个劳动日，即一个成年男劳力一天的工分。儿童干的活，肯定是很轻的活。最初是放农忙假时由老师带着拾麦穗、拾玉米根；之后会随农村妇女劳力摘豆角、摘棉花或者打坷垃；再大点就开始挑担子了，如垫牲口圈。

集体化时期，每个生产队有100多口人，耕种六七公顷地。队里只有一辆或者两辆“汽马车”，社员们劳动强度非常大，无论是向田间运粪还是农忙时收割庄稼，主要靠人力。有的生产队庄稼地在沟里或坡上，那就更辛苦了。学生们没有耐力，挑粪时即使踉踉跄跄，也得坚持。

收麦时，用绳子将割下的麦子捆住，再用扁担挑两捆麦子，重量超50

又累又复杂。我是高中毕业后才正式开始在玉米地里锄草，母亲就是我的老师。母亲说：“小草可以埋住，大草必须挂到玉米秆上才不会重活。”每一片地都要锄到，如果留下空当，是不合格的，因为日后这块地上面就会长草。

锄头有墒，杈头有火。干农活时间性很强，玉米生长前期要锄两遍地。锄地有两个目的：一是灭草，二是保墒。锄第一遍时，玉米不太高，比较容易。经过一场雨后，才锄第二遍。锄第二遍时还要给玉米封土堆。那土堆有小箩头大小，一个挨一个。这时玉米已长得齐腰高，甚至齐胸高。封土堆要匀称，这样玉米不易倒伏。脚踩的地方需要多搂一次，形成一个坑，下大雨时可以存水。特别是带坡度的地方，这样可以防止水土流失，也给种麦积攒了底墒。锄完两遍地，生产队会组织大家评比，因为父母锄地好，经常得到奖励。郑传夏是林业队员，在村西的合作水库边看果园，他经常夸奖我“年纪轻轻，锄的地真细发”。

农谚曰：伏天刮破皮，等于秋后犁一犁。可见人们对伏天中耕十分重视，而此时是桑拿天气，人们干农活时挥汗如雨，又热又渴。

秋收时节，天气凉爽，活儿也不轻。玉米剥光了穗子，运到场上后，没有脱粒机，就要人工捶了。将玉米堆成一米多宽的长溜，稍大的孩子随社员们间隔一米多站成一排，抡起木棍捶起来。木棍子轻了没有效果，震得胳膊酸麻；木棍子重了抡得吃力。为了赶进度，晚上加班干，有时加班能吃上油馍。

男孩过了十三四岁，就开始“跟牲口”了。用牛或骡子耕地，成熟的把式需要一个小助手，协助套牲口、背犁耙；犁地边或垧根时要挡着牲口。这个活儿农村俗称“跟牲口”，说是助手，其实也是徒弟。“跟牲口”是个比较自由的活儿，开始犁地后，自己就可以休息一阵子。如果三头牛中有一头是刚开始拉套，那就得一直牵着，这是比较累的活儿。因为初生牛犊犟劲大，有时会弄得一团糟。大人休息吃馍时，我们也会用鞭子赶着牛，或犁或耙转上几圈。

秋季“跟牲口”往往起得很早，天不亮就到马坊。饲养员把牛或骡子喂饱后，我们或赶着或牵着，同时背着犁耙上田间，一直干到接近中午时分。下午则是一直干到天黑，不能按时吃饭，有时饿肚子挺难受。秋天“跟牲口”附带的活儿是打坷垃，掘地边、地角。干完这些活儿，就可以上树摘柿子，把它摊到玉米面饼上用来充饥；也可以拾柴禾烧红薯、烧玉米，休息时与师傅一起品尝美味。

人能吃苦耐劳是一种本事。劳动，对塑造儿童的心灵有重要作用，会使其受益终身。儿时的各项劳动陶冶了农家孩子的性情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，使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不怕脏、不怕累、热爱劳动的品质。

麦田锄草，一般都在农历正月里，过了元宵节之后。这是个轻松活儿，也没有啥窍门。而在玉米地里锄草，就